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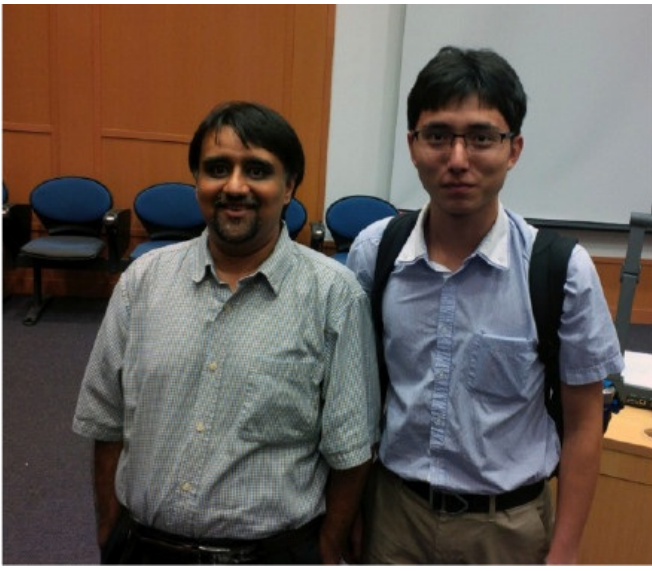
新加坡的院，国立大学的书，复旦的人

2015-03-05 14:46:41

新加坡国立大学（NUS）主校区依肯特冈(Kent Ridge)而建。肯特冈，顾名思义，地势起伏不小，每天上课免不了翻山越岭：我特地数过，从我的寝室走到处于整个校区枢纽位置的Central Library，一共要爬上二百余级台阶，每级15公分。我习惯了一马平川的复旦，起初根本难以适应。好在校区内有数条巴士穿梭各个楼宇之间。校园布局高低参差，楼与楼之间常有通道相连，不过从这栋楼的2层走上通道，出来可能就是到另一栋楼的4层。这些通道让人可以在不走地面道路的情况下，轻松地穿到校园的大部分区域。这样的规划在地处热带的多雨的新加坡，显得格外人性化。



NUS对学生的管理方式与复旦大相径庭。学生并没有被编成班，住宿也是向学校自由申请的。其中住宿分为三种，我体验的是最“接地气”的学生宿舍。宿舍的基本单位是Block，大约5个Block连在一起，组成一个Hall；每个Block有几个简单的厨房，Hall里有一个大餐厅供应早晚餐和夜宵。楼里来自不同年级、不同专业的男女青年每天一到饭点就聚在楼下“喊楼”：“C BLOCK! DINNER! NOW!”喊完排队打饭围坐在餐桌边海侃。他们经常在活动室彻夜谈笑，时而在厨房里倒腾一些点心、端上天台聚餐。Hall里浴室、洗衣房、健身房，一应俱全，底层还有一个小花园，简直是个生活园区。Hall和Block似乎是最主要的活动策划者，着实装饰了我们的生活：有强行勾搭异性的Date Night，有奇装异服晚会，还有新加坡环岛通宵骑行……我觉得NUS宿舍的形式很像是复旦正在大力倡导的“书院”。我曾经和志德书院院长童兵老师就书院的问题进行过交流，他认为书院不仅是同学们住宿的地方，更应该是同学们生活的地方。他的想法与NUS“书院”的建设情况不谋而合。不过要改造成这样的书院还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几乎要整体改建现有的全部宿舍楼。NUS已经经历过这样的改建，在Hall的大厅里可以看到展示了房屋三代变迁的模型。我对这个类似“书院”的宿舍的另一个体验是，“书”的氛围似乎并不是很浓。Hall里除了一个开到凌晨两点的小阅读室以外，并没有其他专用于学习的场所。而且，邻居们很可能来自不同年级、不同专业，这样的设置对专业课学习和同专业同学的交流似乎有一些影响，我就极少看见Block里有同学在和其他人讨论学业问题。NUS作为亚洲顶尖学府，想必书香自有别处来了。我先想到了NUS的图书馆。从数据上看，NUS的图书馆与复旦图书馆相比并没有任何的优势：在NUS开放的7个图书馆中，馆藏290万册、150万种图书，电子期刊3.8万种，电子图书54万册，数据库306个。复旦图书馆与之对应的数据是：馆藏纸本文献资源500余万册，中西文全文电子期刊6.52万种，电子图书233.93万种，中英文数据库271个。但是不容忽视的一点是，由于新加坡得天独厚的语言优势，NUS的大部分资源都是英语资源，与世界前沿的链接更为紧密。此外，NUS的图书馆提供了非常优质的服务。在开学伊始，图书馆除了新生培训等常规动作以外，还会举办图书馆主题周活动，特卖馆藏复本，并邀请数据库商来校内开设站台展示自己：IEEE Xplore, WILEY, SRINGER, SAGE等知名数据库巨头争奇斗艳的场面极其壮观。我有理由相信，复旦的图书馆做的非常出色，但是在国际化和服务上，与先进还有一些距离。对于师资，我也做过一些统计：NUS的师资雄厚得令人发指，仅ECE就有100多终身教职人员（tenured/ tenure track）。资历较深的老师若是印度裔的，大多是印度理工毕业的；年轻老师大多是欧美留学，其中不乏来自剑桥、牛津、哈佛、斯坦福、麻省理工、加州理工的翘楚。老师们的风格迥异，有的不苟言笑，有的谈笑风生，有的字正腔圆，有的哼哼哈哈。这些学术功底十分扎实的老师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十分投入于教学工作。他们会为教学特地编写演示软件，会为实验特质PCB板、搭建实验平台……除此以外，他们非常重视在交流中培养学生的思维方式。这些老师在一定程度上改造了我对学习的看法。我曾经发邮件给一位老师，基于我观察到的一些和所学的理论有出入的现象提出了一些疑惑。那老师的回复大意是，“嗯，你说的都对，你的问题很好。我知道答案，但我就是不告诉你。你想知道的话，自己去翻书，是这方面的内容。”我选修了计算机通信网络，上课非常踊跃；老师也经常调戏我。有一次，老师上课讲到网络审查，他当堂直接访问了花花公子主页以示新加坡政府也进行网络审查（咦，奇怪，我为什么要用“也”？）他说沙特阿拉伯封锁了skype，我说这在原理上行不通，他说：“你从中国来的，你肯定知道。”我无地自容……一怒之下我一晚上看了12篇论文，对skype和网络电话、即时通讯等有了更深的了解，但是所有实验都停留在用统计学的方法识别skype流量，并不能够手术刀式地墙掉skype。我去找老师反映。他的回答让我无言以对：“我并没有告诉你它已经实现了，尚未实现也不代表做不到：现实世界中的问题都是开放性的。我只是叫你去想想。既然你去想了，那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我经常在课前课后缠着这位老师问问题、聊天，吐槽NUS工学院的学生数理基础差、缺勤率高，上课不积极，他还曾把不熟悉地形的我送到实验室门口。虽然我以后以网络为主业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是这位老师对我产生的影响无疑是深远的。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他的NUS的第一堂课，我发扬复旦人上课占座的优良传统，坐在最前排，看着这位在美国接受高等教育、曾经在工业巨头摸爬滚打的印度老师竭力把所有学生都赶到教室的前七排，并且用他那丝毫没有口音的英语，以脱口秀的语速反复强调：“你要告诉我你在想什么，这样我才能告诉你应该怎么思考。”他深知网络的力量，但是他坚信网络课堂无法取代实体课程，因为师生间缺乏必要的互动。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中国的古老智慧反倒被南洋的各路英豪发扬光大。



这个最漫长的夏天，还有一群人与我一起度过。此次复旦有31人共赴NUS，其中有5人和我同一班飞机出发，8人和我住在同一个Hall里，互相帮助，互相鼓励。大家一起吃喝玩乐，畅游新马泰，逛街，看电影，唱K.....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中秋节，大家早早预订了佳肴，相聚克拉码头，坐在新加坡河边赏月。过生日，在食堂里分蛋糕，有人刚下课匆匆而来，有人赶着吃一块接着去考试。期末季，大家一起去图书馆自习，占领了一方天地。最后分批回国，大家齐齐早起一起吃最后一顿送行的早饭。我们Hall的9个复旦人，和另外两个小伙伴神奇地玩到了一起，还有人作诗一首以纪念我们的奇妙的相遇。



我想我可能永远忘不了这个漫长的夏天，发生在Hall里的、发生在NUS的、发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奇遇。